



日月換新天

老工人翻身史話

范德发口述 力戈 蒼松整理

写在前面的几句话

我是一个海員工人，今年七十五岁了。

我的一生，有六十年的时间是在黑暗的旧社会里度过的。那时生活在人間地獄，受尽了地主、官僚、資本家、帝国主义者压迫、剝削和欺凌。我儿时曾随着母亲討了八年飯，后来又整整做了五十二年的苦工。比起早在青少年时代就已被旧社会折磨死去的同輩們来，我算是幸运的，到老来枯木逢春，遇上了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所創造的黄金时代。在社会主义的幸福天堂里，我翻身作了主人，为社会主义建設做了八年工作，直到一九五七年冬天才退休。

几十年的劳动，使我养成了一种习惯，闲着沒事就不好过。虽然是退休了，我还是惦记着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設，惦记着航运生产，惦记着曾經共同在一起战斗过的伙伴們……隔不了三天两日，我就要跑到船上、厂里、江边去看一看。

当我看到了海員子弟們背着书包，跳跳蹦蹦地去上学的时候，我就想起了自己在几十年前所經歷的人不如狗的血泪童年。

当我看見年輕的海員工人，駕駛着我国自己建造的巨型輪船，在江面上乘风破浪，矫健地航行的时候，我抑制不住內心的兴奋，同时又想起自己在帝国主义鉄蹄蹂躪下，在軍閥、官僚、資本家敲骨吸髓的剝削下所过的牛馬不如的生活。

有一天，我走进湘江船舶修理厂輪機車間，遇見一个十七、八岁的姑娘，身上穿得精精致致，整整齐齐。两条辮子的梢头，扎着两朵白綢結的花朵。她忙得滿头汗珠，談起話来，兴高彩烈。当問起操作技术的时候，更是滔滔不絕，对答如流。我不禁暗暗称赞：“这些青年人多么幸福呵！”后来，我問厂里一位同志：“她是一个技工吧？”对方回答說：“学徒！刚进厂还不滿两年哩！”我心里一震，不由得又想起了自己几十年前的悲惨的学徒生涯来。

我每次去向青少年做报告的时候，也禁不住要把自己的经历拉上一段。我是这样想的：回忆一下过去有好处呀！只有吃过黃連水再喝蜜汁，昔苦今甜的味道才見鮮明。俗語說：“老班子不翻古，后生子沒得譜”。对于如今生在幸福里，长在幸福里的青少年来說，讲讲过去，比比現在，想想将来，对他們是一种教育和激励。对于我們这一輩老年人來說，又何尝不是一个“溫故知新”的自我教育过程呢。

出于这样一种动机，我在这里向青少年們講述了我一生平凡而曲折的经历。

范德发 一九六四年五月

目 录

血 泪 童 年

- 一、贫家女挥泪改嫁……………(1)
- 二、又添了一根讨吃棍……………(4)
- 三、在地主家里看牛……………(7)
- 四、老父亲忧病而死……………(13)

学 徒 生 涯

- 五、大安店里当茶房……………(18)
- 六、仗义救出马长生……………(22)
- 七、白白当了三年奴隶……………(27)
- 八、言师傅的教诲……………(33)
- 九、胡老板的毒手……………(38)

虎 口 余 生

- 一〇、水上生活的开端……………(44)

- 一一、虎豹豺狼的罪行……………(46)
- 一二、慘遭毒打……………(50)
- 一三、馬长生血染“复祥”輪……………(55)
- 一四、在吳佩孚的差輪上……………(60)
- 一五、在軍閥混战中……………(64)

在 鉄 蹄 下

- 一六、戴振武认賊作父……………(68)
- 一七、佐佐木武庄的罪行……………(74)
- 一八、“飞江新”的命运……………(78)
- 一九、眞摯的階級友爱……………(81)
- 二〇、不愿做亡国奴……………(85)

八 年 离 乱

- 二一、川江風險……………(89)
- 二二、帮楊大車保住了飯碗……………(93)
- 二三、天外飞来橫禍……………(99)
- 二四、逃亡路上……………(104)

如 此 光 复

- 二五、爭夺霸权的丑剧……………(109)
- 二六、伪鈔糊牆壁……………(115)
- 二七、特务橫行霸道……………(118)
- 二八、記下这笔血債……………(123)

二九、黑夜盼天明·····	(126)
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解 放 初 年

三〇、出生入死迎解放·····	(131)
三一、旧恨新仇·····	(137)
三二、船上喜事·····	(141)

保 卫 胜 利

三三、一份书报一颗子弹·····	(146)
三四、罪魁祸首的下场·····	(150)
三五、不上圈套·····	(154)

在 竞 赛 中

三六、增产节约搞革新·····	(160)
三七、还有潜力可挖·····	(163)
三八、省劳模会议归来·····	(167)
三九、荣誉的考验·····	(172)
四〇、战斗在荆江分洪运输线上·····	(176)

入 党 前 后

四一、摘掉了六十四年的文盲帽·····	(185)
四二、入党·····	(190)
四三、“国庆”轮的诞生·····	(194)
四四、见了庐山真面目·····	(205)

当 家 作 主

- 四五、“国安”輪的新生……………(212)
四六、迎接公私合营……………(218)
四七、地軸之爭……………(224)

老 当 益 壮

- 四八、見到了毛主席……………(236)
四九、先进經驗开紅花……………(241)
五〇、只要心脏在跳动……………(247)
五一、在狂风巨浪中……………(250)

幸 福 晚 年

- 五二、幸福的晚年……………(255)
五三、人退休心不退休……………(258)
五四、永远不忘党的恩……………(261)

血 泪 童 年

一、貧家女揮泪改嫁

“大树干得落了叶，

路边小草干断根，

树无叶子草无根，

田里禾苗变灰尘。

.....”

一八八六年，那是清朝光緒年間，华北一带干旱成灾，逃荒的人群携儿带女，象潮水般地涌向南方。我的老家——安徽省合肥市北郊的百塔店汪小村，虽然是个地瘠民穷的地方，也涌来了很多灾民。

灾民中，有个二十八、九岁的王姓女子，孤单单一个人，惶惶不安。她家住在河北天津附近，因为家里穷，九岁就被送给人家当童养媳。婆家也很穷。后来生得一男一女，苦日子就更难熬了。一八八六年遇上天灾，一家人真是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。到最后连草根树叶都没有吃了，只好随着左邻右

舍的乡亲，成群結队，外出逃荒。

逃荒的穷人們实在是飢餓极了，逼上梁山，一路之上，也顾不得什么朝廷王法，地保权威，見到官家富戶，成百成千的人一窝蜂拥了进去，見仓就开，見猪就杀，吃完这家，又轉那戶，当时把这叫做“吃大戶”。

你道官家富戶是好惹的么？“聚众造反”的罪名一安，大队兵馬开来了，遇見沒走得贏的，不問青紅皂白，抓起来就砍头示众。饶幸沒被杀掉的，也被打散了，同一个村子的人再也集合不起来了。

这王姓女子的一家虽然保存了性命，却象大海里失了舵的航船，任凭风浪飘流。人生地不熟，連討吃都非常困难。人呀，餓得只剩几根筋了，一天走不上三十里路。到这年年底，好不容易才逃到山东济南，住在一个破庙里。这时有个人販子对她的丈夫說：

“这年头，你还养着一个了头干什么，不如卖了换点吃的。”

王姓女子和她的丈夫想来想去，沒有別的法子，只好含着眼泪卖了女儿。卖掉女儿后，夫妻俩带着儿子又繼續向南飘流。走走停停，停停走走，到第二年五月，才逃到长江下游的八圩港。

这时的八圩港，夏汛加海潮，遭了大水灾。天連水，水連天，到哪里去討吃呵？正在这走投无路的时候，遇着一个帆船老板要在逆水急流中把一艘十来吨的重載盐船，从八圩港搖到蕪湖，要他們帮忙拉纤、撐篙、搖櫓，条件是：“不要飯

錢，順便搭船，寒暑凶災，各安天命。”雖然“行船跑馬三分險”，但总比坐着等死強，夫妻倆便一口答應了下來。好容易把船拉到南京，不想禍从天降，十二歲的男孩失足落水淹死了。做爹娘的當時急得只差自己沒有跳河。

禍不单行，王姓女子的丈夫由於拚死拚活駕船，勞累過度，加上想起女兒下落不明，兒子淹死長江，悲痛傷心，口吐鮮血，一病不起。狠心的船老板硬逼着她夫妻倆在南京三汊河起了坡。沒有好久，男人就死在南京三汊河的柳樹底下。丈夫一死，王姓女子當時就昏了過去。好心的過路人七手八腳把她救醒轉來時，她伸着雙手，聲嘶力竭地連聲狂呼：

“我的孩子，孩子的爹呵！”

一家四口，逃難在千里之外，賣的賣掉，死的死去，剩下孤孤單單的一個人，好不淒慘呵！王姓女子靠着過路人的施舍，草草地埋葬了自己的丈夫，一個人孤孤單單，悽悽惶惶地又踏上了悲慘的流浪的道路，最後才來到我們的百塔店汪小村。

汪小村四周圍都是山丘，中間夾着一小片稻田。田地稀少，又是“干魚腦壳”田，十天半月不下雨，就常常顆粒無收。四周圍的山丘，與其說是山，倒不如說是幾堆黃土更恰當些。山上沒有樹木，也不能種庄稼，只野生着一些茅柴，供村里人做柴火燒還不夠哩！

汪小村真是個名符其實的小村子，擁擠住着十三戶人家。一家是地主，其餘的都是貧苦農民。我父親兄弟四個，更是窮得厲害。父親做長工，三個伯叔父幫人家打短工。

大的四十多岁，小的也三十挂零，都没有成亲；连一个做了一世长工的祖父也无钱供养。我祖父虽然是七八十岁的人了，还不得不終年撑着拐棍，提着篮子在外面乞讨。多少年来，从年头到年尾，一家不曾团聚过一天。村里人大都把我們这一家忘记了。全村本来是十三户，却只說成十二家。沒有忘记的人一提起范家，也总是叹口气說：“唉，范家只怕要絕后了。”我的祖父日夜为着范家的后代忧伤，再加上生活的折磨，在八十岁的那年离开了凄苦的人間。

但是，范家並沒有絕后。一八八七年，和我父亲一起作了二十八年长工的戴朝銀，也很关心范家的后代，又看到这从河北逃来的王姓女子孤苦可怜，人頂本分，便把她介紹給我父亲。原先我父亲不答应，叹了一口气，对戴朝銀說：

“唉，現在是什么年成，自己的嘴巴还糊不住，討什么亲。討亲，沒得葫蘆买个葫蘆挂，也莫害了人家。”

后来，經不住戴朝銀的左劝右劝，終于答应下来了。就在那年的冬天，母亲满脸泪痕，父亲也沒有一点笑容，他們借用人家的屋檐，用破草席围了个围子，作为新房，草草地成亲了。那年我父亲已經四十三岁。

二、又添了一根討吃棍

結婚后的第二天清早，我父亲仍旧去地主家上工，母亲仍然挎着篮子去討飯。这哪里象个家呵！

我母亲的个子高大，父亲又是排行第三，村里人都喊她

“俸三嫂”。苦日子虽然难熬，夫妻俩感情倒是顶好的。第二年就生了我姐姐。

那时候，生一个孩子要抽一块钱的人丁税。女孩子更是“赔钱货”，不管你有没有裙子穿，还得另外加抽五角钱的“裙边税”。

一听我母亲是生了个女孩，赶来探望的伯叔们就议论开了。

“老三，你做长工才一块钱一月，还入丁税，裙边税都不够啦。怎么办呵？”

“三哥，你连三嫂都养不活，如今又添了个女娃，早晚是人家的人，饿死不如放生的好。”

……

在伯叔父们的怂恿下，我苦命的姐姐，就在出生后的第二天清早，两块破布一包，被送到十字路口。后来，究竟落到了谁家，是生是死，没人知道。

姐姐被送走后，母亲象失掉了魂一样，日夜悲伤，哭得脸泡眼肿。但是眼泪冲不走苦难，悲痛之余，还得拖着两条腿子去讨饭。

一八八九年旧历十一月初十，我又出生了。因为是个男的，范家的香火有人继承，父母亲高兴自不待说，伯叔父也很喜欢，每人出了二角五分钱，交了人丁税，并高高兴兴地给我起了一个小名：“公子”。但这不是官家、地主、资本家家里的少爷公子，按照伯叔父的意思，他们都没成亲，四房靠我传宗接代，所以就叫我叫做四兄弟共有的“公子”了。

邻居听到范家生了个崽，也纷纷跑来道贺：“倚三嫂，恭喜你得了‘一石田’啦！”解放前，在我们乡里，穷人生了一个儿子就比作是得了一担禾田。母亲也欢欢喜喜忙着张罗，这是她近些年来最高兴的一天。

父亲在一阵高兴之后，想起今后的日子，又不禁忧愁了起来。在邻居的祝贺声中，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有什么可贺的，范家还不是又添了一根讨吃棍呵！”

从我出生的第一天起，母亲就一直揩着我到处讨饭。我长到六七岁，还不会说话，我的名字就被人家由“公子”改称为“哑巴”了。一次，饭讨得很少，母亲分了大半给我。我吃完了肚子还是饿得咕咕叫，嘴里说不出来，眼中含着泪水。母亲见我这个样子，问我：“你吃饱了吗？”我张着嘴，指着肚子，眼泪止不住地流出来。母亲的饭碗也早已空了，没有办法，只有挺着肚子饿。母亲抱着我大哭了一场。

这时候，母亲虽然还不到四十岁，但饥饿、劳累把她折磨得黄皮寡瘦，她身体不好，又是一双小脚，走起路来总是三摇两摆，只好用一只手撐着我走。我真的变成“讨吃棍”了。

每天，天麻麻亮，我们就起了床，总要跑几个屋场人家才吃早饭。我们以为去得早，有的人家可能要图个“吉利”，说不定会施舍一把米或一口残菜剩饭。但是，我们常常遇到狠心的地主婆，她们见我们母子讨饭，就瞪着一双白眼，臭口臭嘴地骂：“好吃懒做的家伙，谁个给你们！还不如拿去喂猪喂狗。”

一说到狗，我就恨地主。小时候，我被地主家的恶狗咬

过。邻村有个恶霸地主李金鳌，家里养了几条凶恶的黄狗，每当我們母子走进他家住的村子里，他就叫人使恶狗咬我們。几只肥大凶恶的狗汪汪地叫着，张牙咧嘴地向我們猛扑，直吓得年小的我放声大哭。母亲赶忙护着我。地主及狗腿子們却站在一旁拍掌哈哈大笑。

狗凶，地主的心更毒！有一次，我們到地主李金鳌住的村子里討飯，刚到村口，他家便放出几头大黃狗把我們团团围住了。这条狗撕烂了我的衣裤，那条狗拖走了母亲的飯篮。我們拼命地把它們赶开，但那些恶狗很快又围了攔来。內中有条狗特別凶，它不声不响地对着我窜来，母亲連忙把我抱住，抬起左腿去赶狗。那恶狗順势把她的裤管撕去了一截，咬去了大腿上的一块肉，頓時腿上鮮血直流，母亲昏倒在地。过了好久，母亲才苏醒过来，鮮血还順着大腿在流。她咬紧牙关扶着我站了起来，我們想在路边上捡点牛屎敷敷伤口。那地主家的人看着却不讓捡，說什麼牛粪是他們的，要留着肥田。母亲恨透了他們，当时忍着痛，撐着我一跛一拐走回家去。

母亲的伤口沒有药敷，一天一天发烂，痛得不能走路，連門也不能出了。父亲看到我母子这般情景，也沒有办法，整天唉声叹气。日子越过越难熬了。

三、在地主家里看牛

八岁的那一年，戴朝銀介紹我到地主邵惠如家里去看

牛。

戴朝銀是我父親的窮朋友，跟我父親一道在地主夏文漢家里做了二十多年長工。這時，他的兒女都長大了，自己租了地主幾畝地種，日子還是過得很艱苦。但他為人樂觀，喜歡幫助人。“若要菩薩靈，去找戴朝銀”。窮朋友都用這句話稱贊着他。他見我長大了，母子生活很困難，打聽到邵惠如家里要個看牛伢子，就把我介紹了去。臨走時，母親對我說：“孩子，去吧，帶着一張嘴巴去，興許還能賺幾個錢，也好替你做件衣服。”我一边走，一邊哭，就象是去吊喪似的。離開村子了，我不時回頭望望站在門口的母親，心里象刀割似的難受。

邵家住在彭崗村，離汪小村約莫二十多里。彭崗村有十來戶人家。在矮場場的茅屋中間，矗立着一棟五進兩廂的青磚瓦屋，格外顯眼。這就是地主邵惠如的家。黑漆大門，門頂上有塊長條匾，匾上兩個金描的大字：“協統”。原來邵惠如的祖父在清朝是個武官，做到了協統，這就是那塊匾的來歷。大門的兩側，擺着一對用青石雕成的張牙舞爪的獅子，好象要向人撲來，使人一見就感到胆寒。

邵惠如兄弟二人，雖然沒有做官，卻有錢有勢。弟弟邵風山在烏山廟開了一家“同豐”當舖，柜台一人多高，金銀財寶進出總是論斤論兩的。邵惠如擁有彭崗、鹽洼和大橋灣三個村子的房屋，村內茅屋里的住戶都是他家的佃戶。他家有幾百畝田地，光祖宗墳地就有十幾畝。墳地四周參天的大松柏樹，陰森森黑黝黝的，叫人一見也毛骨悚然！他家請了兩個

长工，专门跟他抬轎，只种了几亩田地。另外还请了一个女工。

邵惠如为人凶恶，在地方上臭名远扬。当地流行着“陶三千、郑八百，彭崗邵家惹不得”的话，就是說的陶、郑两家的富豪和邵家的凶恶的。

那一天，我跟着戴朝銀到邵家时，邵惠如坐在太师椅上，架着二郎腿，正在吧嗒吧嗒地抽旱烟。他一見我們进去，就問：“这就是来看牛的那个‘哑巴’？”

“是的！”戴朝銀简单地回答着。

我站在戴朝銀身边，心里有点紧张，抬眼看看坐在太师椅上的邵惠如，只見他身材高大，肥头大耳。两只眼放出凶光，八字須硬得象刷把一般，真是一副恶相！难怪地方上的人都在背地里喊他“邵大老虎”哩！

戴朝銀走后，邵大老虎板起面孔对我說：“狗无中飯，猫无晚飯，看牛伢子冒得早飯。嫩仔細崽，吃多了莫压断我的床鋪板子。”

天啦，我看牛伢子不但沒有早飯吃，連中、晚餐也是吃的残菜剩飯，有时还只能喝两碗稀飯，餓得肚子咕咕叫。每餐我还要站在桌旁，給邵家全家人盛飯。有一次，快吃罢飯，地主崽子撈給我一根吃去了肉的鸡腿骨，邵大老虎看到了，猛地将桌子一拍，鼓起一双賊眼，大声吼道：

“不給他吃，給狗吃，狗吃了还能看家。”

听他說罢，我心里烧起一股怒火，往地上吐了一口唾沫，暗暗罵道：“狗东西，莫說鸡腿骨，金腿、銀腿我也不要你的！”

邵大老虎不但一日三餐尅扣我，連硬板床也不給睡，每

天晚上，我就伴着牛睡在一堆稻草上。他家又没有牛栏，把牛拴在院子门口。他怕牛尿淋湿地面，三更半夜，要我端着木勺子去接牛尿。牛撒尿哪里有个准时，有时没有接着，淋湿了地面，第二天就要挨邵大老虎一顿毒打。真是一年四季傍牛睡，牛眠我不眠呵！

我到邵家时，正是初春季节，天气还很冷，地上还积存着残雪，北风怒号，我穿着单薄破烂的衣衫在山野里放牛，皮肉露在外面，冻得青肿。我赶着牛，打着赤脚在山岭上奔跑，还是抵挡不住寒风的侵袭，冷得浑身发抖。有时脚被石头和冰碴扎破了，裂开寸把长的口子，鲜血淋漓，又没有药敷，只得用黄泥巴糊住，直到夏天，裂口才能合拢来。

我这样熬过了一年，正好到了戊戌年。这一年，康有为捧起了光绪皇帝，闹什么君主立宪，历史上叫做“戊戌变法”。这事惹恼了慈禧太后，把光绪皇帝关在瀛台，变法失败了。接着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，清政府割地赔款，白花花的银子送进“洋大人”的腰包。羊毛出在羊身上，官家向老百姓摊捐派款，地主老财们就在我们穷苦人身上打主意。这一年，邵大老虎把一个长工和女工辞掉了。从此，看牛、打柴、挑水是我的本份，烧火做饭，名义上由邵大老虎的老婆和媳妇轮流担负，实际上也落到了我的身上。我这个牧童，又是长工，又是厨子。我辛苦了一天，半夜三更还要起来做饭。哪里受得住呵！

第二年旧历大年三十那天，地主婆假装着笑脸对我说：“哑巴鬼，你还是回家去过了年再来吧。”